



它叫蘆洲 是我的家鄉

2015-05-16 記者 陳亞柔 文



關於我的家鄉，蘆洲，我很少去探究它的過去，而這篇文章便是我去理解家鄉的一個過程記錄

史料的它

位於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舊社區巷弄內的保佑宮，是蘆洲的第一間廟宇，裡頭供奉著池府王爺。清乾隆年間，泉州同安人士陳德元渡海來台開墾，為謀求營利與順遂平安，於是恭請池府王爺聖像隨身保佑。而後由於神靈顯赫，信徒日漸增加，遂成為當時大台北地區唯一供奉池府王爺的廟宇。



今日廟宇樣貌。(照片來源/陳亞柔攝)

一八九〇年代開始，保佑宮歷經多次重建。咸豐年間，信徒共同出資興建，草廟躍升為木造寺廟，現在宮內依舊保留當初木造寺廟所遺留下來的柱子。其屋脊色彩鮮豔，剪黏福祿壽三仙象徵祈福眾生平平安安，而牆上雕刻的彩鳳與麒麟亦是活靈活現、栩栩如生。拾階而上，左右保有咸豐十年（西元一八六零年）廊柱「內外史官陳維英書保黎民」，龍柱則刻忠孝節義事教化世人，兩壁泥塑有人物、虎、雙象、水車、花鳥牆堵等等，彩色鮮明。

而移步正殿，行樑彩繪歷史節義，藉以教化信徒，又懸掛鐘。正壇奉祀三尊池府王爺開基聖像，氣勢儼然，威靈自顯。但是除了這些歷史資料，王爺廟口更有著不被記錄只得口耳相傳的故事。

奇聞軼事

早期的時候，在那個重陽橋還未建的年代，蘆洲居民隔著淡水河，用肉眼便可看見對岸的風景。在那個年代，居民只得依靠竹筏做為交通工具，遠渡對岸的社子島顧田、種菜（現今延平北路七、八段附近），往往一天就得往返數次。

但是一天就只有二十四小時，居民往往必須趕在日落之前返家，因為夜晚的水象總叫人心理不平靜，暗潮洶湧的水流，總叫人怯著心。愈接近傍晚，竹筏的速度似乎有漸漸的被加快，除了掌舵者的歸心似箭之外，當地居民認為是王爺的神力，運著水流，加快居民返家的速度，避免信徒夜晚在外的危險。

一次，夜色壟罩淡水河畔，如同往常的夜晚，一切似乎就是如此的平靜。但是在那片的暗色天空，卻出現了三盞閃爍燈火，時而綠色、時而紅色、藍色的閃爍。它速速遁入每條巷口，穿梭其中，就像警衛巡視般。蘆洲居民目睹這天象怪異，開始驚慌無措，而連續著幾天，天空的那幾道異常光影依舊沒有消逝，於是居民只得請示王爺庇佑。

宗教信仰始終都在社會當中扮演一定慰藉力量的存在，而以當時時空背景之下，保佑宮，一個唯一存在的廟宇，便成為一個快速卻又令人安心的依靠。根據家鄉耆老說法，那時王爺指示鄉里間有妖魔作亂，必須出面降伏，村子才得已恢復寧靜。而那鬼火，恰恰三盞，是王爺與他的愛將出巡，為了保護村內安全而存在的。於是，民心已不再驚慌紛擾，因為居民知道，那是王爺出巡的表徵，為最近村裡夜半不平靜的守護。

媒體歷屆廣告

推薦文章

- 我的快樂鳥日子
- 網路霸凌 言論自由變凶器
- 大學申請 淪多「元」入學

總編輯的話 / 許鴻財



本期為喀報二一五期，共有14篇稿件，在數量上面為本學期最少。不過媒材使用豐富，電視專題二篇，新聞圖表二篇、文字六篇，動畫四篇、照片故事一篇。本期頭題為侯怡安的〈歷史承載 東歐動畫之流〉，從東歐動畫...

本期頭題王 / 侯怡安



她搭上潮流揮一揮袖，結果非但攪和了空氣分子還成功帶走一片雲彩。

本期疾速王 / 顏晟宇



成長在自由的年代束縛於不自由的規定有著熾熱好奇的心有著摸索世界的熱情我喜歡觀察生活中的人事物，用不同的角度去體驗、去發現 我喜歡在書桌前畫畫，沉浸在自己天馬行空的世界裡 我喜歡四處...

本期熱門排行



大學申請 淪多「元」入學
謝宜寧 / 文化現象



臺灣文化創意 行不行
包金 / 文化現象



歷史承載 東歐動畫之流
侯怡安 / 影評



動物運輸 已成問題
洪愛倩 / 文化現象



大學點滴 歷歷在目
劉雨婕 / 心情故事

但是就在請示王爺之後的幾個禮拜之後，某天夜晚，三盞燈火卻忽然停下了急促的步伐，在一塊泥地上繞著圈不停地打轉，好似獵人守著陷阱等待獵物掉入一般，而這種不同以往的現象，引起了居民不安。那塊空地下究竟隱藏者什麼秘密？整夜叫人不得安寧。

於是隔天清早，乩童一行人整裝前往昨夜鬼火打轉的地方，準備來個驅魔儀式。王爺上身，乩童起扎，徒手插入厚約三公尺的泥地，毫無阻礙地挖掘，不到十分鐘，便挖出了一具骨骸。取出骨骸的剎那，嘖嘖叫的聲響瞬間響徹鄉里，好似有多少冤屈無法被人聽見，好似有多少的無奈，有多淒厲，有多慘淡。乩童隨著王爺指示將那具骨骸投入早已準備在旁的油鍋，投入的剎那，淒厲的叫喊更加淒厲，好似心有多不甘、不吐不快的恨與屈。

在那之後，夜晚總一樣能在那片蒼穹看見三盞鬼火，速速遁入每條巷口，就像往常一樣。但是王爺的神蹟卻又更廣為流傳，即使是百年後的今天，依舊得以被記錄，而社子島，到底有多少從蘆洲而來的人定居在那，隨著年代久遠，早已漸漸被年輕一代給遺忘。



傳統市場裡，騎著機車買菜的人，總能穿梭自如。(照片來源/panoramio)

我眼中的它

撐著油紙傘

獨自 彷徨在悠長

悠長 又寂寥的兩巷

我希望逢著

一個丁香一樣的

結著愁怨的姑娘

這是戴望舒的一首詩，寂寥的悠長兩巷，有多長便有多寂寥，細細的雨絲卻也叫人充滿彷徨與愁怨。這是在聽完屬於從前的那些事後，心頭第一個浮現的寫照。巷的幽深與逼窄，給人壓抑和拘束，加上陰晦而濕濡的天氣，以及天地間牽扯不斷的雨絲，戴望舒寫下了如此淒婉而悠長的愁思。

蘆洲有許許多多的小巷，自古以來，便以潮濕聞名，雖然許多的巷弄並不似詩人筆下那般長而又長，雖然我沒能在雨中品出詩人的寂寥與彷徨，當然更不曾遇到那個丁香一般、結著愁怨的姑娘，但是卻還是叫我思鄉起。

而保祐宮位於蘆洲的小巷裡，這裡沒有高而深的院牆，沒有台北的豪華深宅和森嚴的高樓，這裡有的是溫情。保祐宮的小巷，有的是早起送孩子上學的女人的說笑；有的是孩子們嘻笑打鬧的童真；有的是鄰家大伯高放著新聞；有的是牆角的綠葉紅花與屋頭簷角的鴿子。

這裡沒有寂寥與彷徨。這樣的小巷除了有眾多閒暇的鄰居，靠近馬路的街角，也不時冒出一兩個不起眼的雜貨店，凡是家裡用得著的，小小的鋪子都能變戲法似地從古舊昏暗的貨架上取來，不費半點功夫。偶爾也有瞧見，那開著小貨車修理瑣碎事物，叫著「SURI BOLEN」的聲響或賣豆花的一路吆喝聲。

偶爾巷中會傳來婚喪嫁娶之聲，那陣式猶如年節一般，有長長的隊伍在巷中魚貫而過，有鏗鏘的鼓樂，更有炸響的鞭炮與悠長的吶吶聲，伴著升騰的煙霧直入鼻腔與耳膜，這種場景，十多年來一直停駐在我的腦海裡。

保祐宮的建築透著滄桑與斑駁，巨大而光滑的條石，古老的石階。走入宮前的一塊空地，廟公捧出清茶一杯，家鄉間的老人話著國事、家事，甚至是天下事的關切。偶爾也能在巷中聽到哪戶人家奏著器樂的旋律，間或聽到孩童稚嫩的朗朗書聲，不乏英文的朗讀，讓人猛然被拉回到現實。



儘管宮廟對面設有戲臺，酬謝神明，但近幾年來，年輕人逐漸往繁華的新市鎮聚集，大多只剩下老人孩童居留，戲臺已經好久沒再演戲。（照片來源／陳亞柔攝）

翹角的屋簷，高高的馬頭牆，牆頭的絲絲茅草，以及青石板的路面，無不在訴說著保祐宮悠遠古老的歷史。這裡透出的是最純樸的生活氣息。即使現今蘆洲也已擁有捷運，擁有許許多多的高樓大廈，繁華的程度已經不輸首都某些行政區，但是在這裡，在舊市區中，卻實實在在的反映出一個屬於當地真正的文明和民生情懷。



邊荒傳奇 階級背後的意義

《邊荒傳說》揭露九品官人法下，世襲社會中的種種無奈，歷經近兩千年的現代社會，也有著同樣的醜態。

大學點滴 歷歷在目



時光匆匆，大學生活轉眼間只剩一年多，但過去三年的片段回憶卻縈繞心頭，無法忘懷。

▲TOP

關於喀報 聯絡我們

© 2007-2015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

Powered by  DODO v4.0